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一卷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
文学「台独」面面观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一卷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
文学“台独”面面观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曾庆瑞, 赵遐秋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1127-015-0

I. 曾… II. ①曾… ②赵…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中文—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206. 6-53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4598 号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作 者: 曾庆瑞 赵遐秋

责任编辑: 陈友军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553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7-015-0/K · 015

总定价 (共 18 卷): 800.00 元

ISBN 978-7-81127-015-0



9 787811 27015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写在我们的《文集》出版的时候

曾庆瑞 赵遐秋

看着 18 卷集《曾庆瑞赵遐秋文集》的清样，我们真的是无限的感慨一齐涌上心头。

51 年前，1956 年，也是 8 月，我们两人，一个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一个从武汉市一中，来到北京，聚首燕园，在美丽的未名湖畔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1961 年初夏时节，我们本科毕业。遐秋先到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当了一名大学教师。庆瑞服从分配方案留在母校北大中文系做研究生，师从袁家骅教授攻读汉语方言史和汉语方言学史研究方向的副博士学位。历时 4 年，到 1965 年初夏时节，庆瑞研究生毕业。不料，命运捉弄人，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里，人们都忙于阶级斗争，没有人还有愿望，或者说还有能力，能够在中国的大学里实行学位制度。不仅原先允诺的副博士学位没有拿到，人也因为北大冻结了一切人事，而没有能够按计划留在系里教书。那时，北大正开“前门饭店会议”搞“四清”运动，批判斗争校长陆平，无暇顾及及其他。在高教部待分配的庆瑞，和另外也是待分配的 6 位研究生一起，被中央广播事业局要走，分配给了北京广播学院。虽然从未名湖来到了真武庙，又辗转来到了定福庄，倒也还是做了一名大学教师。

我们是热爱大学教师的工作的。2007 年 5 月，北京广播学院改名以后的中国传媒大学决定推荐庆瑞参评北京市级教学名师的时候，按要求，庆瑞要写一段《名师心得》。其中有一小段文字就说的是：

教师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崇高的一种职业。这崇高，表现

在，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来传承人类知识，塑造人的精神和品格，培育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所需要的人才。教师还要带领学生一起创造知识，并且用知识为社会服务。可以说，没有教师的社会，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没有光明的社会。我为此生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并且醉心于这个职业，执著于这个职业，为这个职业奉献了42年的美好时光而无怨无悔，而无比自豪，而庆幸和光荣。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重来，我将毫不犹豫地再选择教师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这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这一辈子教师生涯的一种人生感悟。

只是，没想到，教师生活刚刚开始不久，1966年，还是初夏时节，黑云压城，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把我们国家拖进了灾难的深渊。那风，那雨，那风雨中人性被严重扭曲得近乎疯狂了的人群，几乎摧毁了一切，葬送了一切。天下已经大乱了，没有了正常的学校生活秩序，哪里还有什么学术理想和学术自由？哪里还谈得上学术事业和学术成就？那时，知识分子的学术人生整个儿被阉割，谁都奈何不得！

更加不幸的是，出身国民党高官家庭的遐秋，在劫难逃。虽是中学校友却又素不相识的戚本禹，其时已经暴发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重要打手，甚至跑到人民大学的“红卫兵”中煽风点火，点着遐秋的名字说：“此人值得怀疑”。于是，遐秋被诬陷为“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潜伏特务”！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私设公堂酷刑逼供，人格侮辱，人身摧残，那场面，那情景，今天的年轻人真的难以想象！以至于，30年后，2007年春夏之交，数十万的读者从我们小女儿墨的《墨迹》一书里读到她写的那个片段《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看到她笔下对于母亲受苦受难的遭遇的沉痛诉说，在纷纷流下感动的悲伤的泪水的时候，几乎谁都不敢相信那一切都是已经被中国的历史记录下来的无情的真实！

那些年，承受着一个弱女子难以承受的社会高压，遐秋几乎痛不欲生，几乎学着另外一些善良的无辜的，却又被打倒了还让人踏上一只脚，声称你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是幼小的儿女，是亲人，支撑着遐秋在无尽的羞辱中坚强地活了下来。

也是那些年，庆瑞也在那风风雨雨中备受煎熬。看不到前途，庆瑞

还曾毁掉了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资料，发誓不再做学问。以至于，当着小女儿就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庆瑞无奈得哀叹她是这样地生不逢时！不过，我们还是在一个人内心深处“隆重的庆典”中迎接了她震撼人心的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叫！

应该说，是林彪集团的毁灭让我们看到了新生活的一线曙光。

那时，地下秘密流传的一首诗，署名“食指”的《相信未来》，让我们倾听到了自己同胞中的更加坚强的心声。那是一群年轻人聚会于密室，抗争“文革”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迫害，喊出的时代最强音！那诗里，年轻人向着历史的倾诉是：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那些年轻人终于打动了我们：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他们用自己的呐喊震撼了我们：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擦干了流泪的双眼，抚慰了流血的心灵，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留在我们将来要诞生的作品里，我们于是重又振作起来，背负重装上阵，一边走上课堂，一边坐到书桌前拿起了笔，开始了学术道路上的跋涉。

2007年，同样在为参评“名师”而写下的《名师寄语》里，庆瑞把这样的感悟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无论事业还是人生，在困难和挫折面前，都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未来”。

庆瑞的《名师心得》还有一小段文字是：

从事教师这个职业，不仅仅是光荣，还是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了尽职尽责，教师要以励精图治的精神，丝毫也不可懈怠的努力，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理想、学术理想、人格理想和知识储备。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不断地雕塑自己的灵魂。为了教好学生，教师还要做好学问。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1956年走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我们想当作家，也梦想做一个文学史家或者文学理论家。1958年“大跃进”的日子里，一片“拔白旗插红旗”的狂热中，我们班组织了一个“瞿秋白文学社”，期间，曾经把郑振铎先生、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著作当成靶子来宣泄这种狂热。1959年，面对突然降临的饥荒，人们的头脑开始冷却下来。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们俩，身为学生干部，服从系里的强制安排，走进了语言专门化的新班。经过一阵子的情绪波动，倒也稳定了专业思想，走进了汉语言学的新天地。遗憾的是，毕竟是生活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注定了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树欲静，风却依然不止！“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的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眼看可以静下来读书了，又不料，1960年的暑假，我们被号召转移到下一个新的战场，留校编写《汉语发展史》，用以取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还是要“拔白旗插红旗”！

也就是那一回的留校写书的暑假里，整整47年前的今天，在系党总支部书记程贤策同志提议下，班上的一场集体婚礼中，我们俩组成了一个家庭。

记得那天，贤策同志谈笑风生，祝贺班上三对新人幸福，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不曾想到，“文革”中，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这位和蔼慈祥的兄长般的师长，竟也喝下一瓶敌敌畏，含冤倒卧在香山坡上，一片黄栌树丛之下，再也没有醒来，任那飘零的残红霜叶洒落、覆盖自己的遗体，让“鬼见愁”上的萧瑟秋风旋转着满山的凄凉为自己举行了孤独的葬礼！而他当时被罗织的罪名，竟是：老右派分子潘光旦的女婿，执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人走了，还要加上一个罪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

呜呼，哀哉！

大学毕业后，我们俩，一个工作，一个做了研究生。遐秋在人大教古代汉语，庆瑞专心治学，为学位论文《元代大都话的“入声”音变》呕心沥血。然而，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64年，北大中文系师生奉命组成“四清工作团”，奔赴湖北江陵冲河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眼看就要毕业的庆瑞又投入了一场农村的阶级斗争，为此延长了一年的研究生在学时间。1965年初夏，庆瑞被分配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要是没有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我们也许至今还在汉语言学学科领域里孜孜不倦地耕耘。还是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我们就写了三篇学术论文。这就是收在这部《文集》里的《集外集》里的《〈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清朝末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纪念“切音字”运动七十周年（1892—1962）》和《〈中国语言学史〉读后》。其中的第一、三两篇，初载《中国语文》杂志；中间一篇初载《北京大学学报》，都是很权威的刊物。只是，世事难以逆料。这个专业在广播学院没有用武之地。“文革”结束之后，庆瑞回到了文学研究领域里来，遐秋在人大也由古代汉语转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

“生命不息，劳作不止。”

就这样，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收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文学“台独”面面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下），《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上）、（下），《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上），《中国现代话剧文学50家札记》，《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鲁迅评传》，《成仿吾传》，《徐志摩传》，《徐志摩与陆小曼》，《新编徐志摩年谱》，《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十论谢霜天》，《竹林小说论》，也收获了这部文集中《林园散论》（上）、（中）、（下），《台湾文学论集》，还有《集外集》里辑录的那些单篇的文字。期间，我们还策划、组织了一些文集、丛书乃至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比如，《徐志摩全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台湾作家研究丛书》，《海外华文文学综论》，《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以及《鲁迅大辞典》、《鲁迅著作索引五种》、《十卷集〈鲁迅全集〉注释索引》，等等。还参加了一些别的图书的编写。

这中间，有些情况需要向这部《文集》的读者和收藏者作个交代。

一个是，1993年我们初访台湾归来，开始更加关注台湾文学。到上个世纪末，随着“文学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批判“文学台独”，反对“文学台独”，大有民族统一与分裂天下匹夫都有责的劲头。我们参与策划、组织并且实施了《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一书的写作和两岸出版，写作出版了海峡两岸版的《文学“台独”面面观》一书，还撰写了在海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强烈反响的“童伊”批判“文学台独”的系列论文。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丝毫的松懈。就在这部《文集》问世的前夕，遐秋还和几位朋友一起主编、出版了大型的论文集《“文学台独”批判》一书。

再一个是，1993年起，因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学校工作的需要，庆瑞转移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方向到了电视剧艺术学学科领域。在那个领域里，庆瑞从零开始，艰苦奋斗。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庆瑞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超负荷运转，14年后，真可以说是天道酬勤，终于也收获颇丰。这14年，庆瑞全力参与创办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以至于博士后的完整教学科研体系，开创并且为之奠基了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还特别致力于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方法论的研究，致力于电视剧本体理论、批评理论的系统研究，又在电视剧批评领域竖起“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大旗而且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期间，还要分出时间和精力参与批判和反对“文学台独”的斗争，在此同时，也还是收获了一套12卷本的《曾庆瑞电视剧艺术论文集》。其内容包括：第1卷《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第2卷《电视剧艺术研究方法论纲》，第3卷《电视剧原理·本质论》，第4卷《电视剧原理·文本论》，第5卷《电视剧原理·创作论》，第6卷《电视剧原理·接受论》，第7卷《电视剧原理·发展论》，第8卷《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9卷《西三旗——昆玉河论剧》（上），第10卷《西三旗——昆玉河论剧》（下），第11卷《定福庄剧评》（上），第12卷《定福庄剧评》（下）。

这样一来，我们俩就再也没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断拿出新的研究成果来奉献给大家了。要说遗憾，我们也只好笑对。

关于自己的这些文学史论写作，基于学术理想主义，还有四点需要说明。

其一，是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的愿望。

我们崇尚人类思想史上最为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康德的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心中的道德定律”，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深感，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我们就会失去了生活的精神支柱，失去热情，无所追求，迷茫而又彷徨，就会感到人生有如沙漠。我们愿毕生忠诚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为此，我们为文立论著书立说就要有对于亵渎这个精神家园的言说话语的论辩和批评，乃至严肃的批判。这种愿望，在《文学“台独”面面观》、《中国现代小说史》、《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等著作和《林园散论》、《台湾文学论集》、《集外集》里辑录的一些单篇文字里得到了体现。

其二，是坚持质疑于前人乃至权威的精神。

我们知道，科学的批判精神的内涵及其养成，因素很多，但是，对于我们文化人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质疑”的精神。应该说，一个好的文化人，或者被人称之为“学者”的人，也应该是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的文化人或学者。甚至于，我们可以丝毫也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的精神，人类社会文明，人类社会的文化，才能繁荣昌盛到今天这种境地。

大家知道，近300年，欧洲文明对全人类有一个杰出的贡献，就是逻辑思维的高度发达，理性思考的精密呈现。在这方面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为此做出出色努力的最重要的三个人是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偏偏就是这三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怀疑而不迷信。笛卡儿提倡怀疑一切，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思想的起点，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其实就是说，凡事我都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真是这样的吗？”所以才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笛卡儿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成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休谟也是一个怀疑论者。休谟的价值是在于，他认定，一切理论，凡是不能通过人们的实践得到证实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去相信它，重视它。康德的怀疑更系统，也更杰出和伟大。可以说，整个德意志民族因为有了康德而获益匪浅。当然，我们在这里重提笛卡儿、休谟和康德的怀疑精神，和“文革”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决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尊崇笛卡儿、休谟和康德，就是要在人类文明继续进步的

过程中提倡对于既往的人类文化成果保持一种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的精神，进而开展批判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继续进步。毫无疑问，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我们的学术领域，就应当是滋生和养成这种精神的沃土，传承和发展这种精神的家园，而不是窒息乃至扼杀这种精神的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和王权当道的罪恶场所。我们民族的悲哀是在于，自古以来，就是皇帝说了算，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生态环境就是权势说了算。至于真理，有时候是必须屈从于权势的。我们想，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需要养成和发展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的精神，养成和发展敢于批判和善于批判的精神，养成和发展敢于守望和善于守望人类精神家园的精神。我们以为，对于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的人来说，尤其要自律的是，面对某些权威人士和强势媒体源自种种复杂因素而发生的对于某一种文学艺术现象和某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如潮的“好评”，一定不要随波逐流，一定要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敢于批判和善于批判。

这和我们母校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传统是一致的。我们考进北大的时候，校长是马寅初。1957年，他发表《新人口论》，随后遭到无情的批判。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大字报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批判会接二连三，调门越来越高。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我们尊敬的马老校长毫不畏惧，从容应对。他写道：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样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原本就是北大人文精神的真谛，北大人为人为学为文的楷模！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自己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是，我们尊崇这样的精神，信仰这样的精神，努力追随这样的精神，认真实践这样的精神，还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的学生和朋友鼓吹和提倡这种精神，也鼓励他们实践这种精神，并且可以在实践的时候把“质疑”和批评乃至批判的对象设定为我们两个人，真诚地希望弟子们在学术上超越我们。

同样可以问心无愧的是，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大学时代我们就“质

疑”于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权威的汉语音韵学家陆志韦先生，“质疑”于我们恩师之一的，母校中文系权威的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史家王力先生了。后来为文立论著书立说，也是如此。比如，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质疑”和批评了其时因为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声名显赫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又比如，在《鲁迅评传》里，写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及“‘两个口号’论争”，“质疑”和批评了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在当时有些不当言行的，包括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钱杏邨、周扬、巴金、冯雪峰、胡风乃至鲁迅、郭沫若在内的论争双方。再比如，在《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那篇文章里，我们就对主张金庸小说是“另一场文学革命”的严家炎先生表示了反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严家炎先生正是我们就读北大中文系时的老师，当时已然是王瑶、唐弢两位先生身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界的权威。还比如，在《质疑“小说百强”》一文里，我们对香港中文周刊《亚洲周刊》编辑部在1999年组织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结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对14位名人组成的评审团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偏见的批评，而这个评审团里，就有内地评委权威人士王蒙等人在内。

也许，这样的“质疑”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甚至某些是非“祸患”。我们自己就有过这样的遭遇。比如，《质疑“小说百强”》一文在北京《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有一位作者挑出了我们文章里的一个毛病，就是误说了鲁迅的《阿Q正传》辑印在《彷徨》里。这位作者专就这一点大做其挖苦讽刺恶意攻击的文章，指责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无知”。《中华读书报》居然也堂而皇之地把它登了出来。我们绝对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行文和校对时，自己的这一疏忽造成了不良影响，应该深表歉意。就学风而言，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一辈子。但是，写作和出版了《鲁迅评传》，写作和发表了这部《文集》中《林园散论》一集里辑印的总数多达25篇的各种有关鲁迅的文章，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补充教材》、《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里反复写到过鲁迅，而且还策划组织实施了大型的《鲁迅大辞典》和《鲁迅著作索引五种》、《十卷集〈鲁迅全集〉注释索引》的编纂工作，我们自信还不至于“无知”到不知《阿Q正传》和《彷徨》为何物。综合分析事件的前前后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来者分明不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质疑“小

说百强”刺痛了某些人，打中了他们文化立场和学术偏见的要害，而“受命”为文用以泄愤。遗憾的是，《中华读书报》不顾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提供了版面。他们原本就知道，当着这个评选把《黄祸》和《旋风》一类小说也评为“百强”的时候，仅仅是这一点，就绝对应该予以“质疑”，绝对应该加以批判！王力雄的《黄祸》是诅咒中国要亡党、亡军、亡国、灭种，人类要走向末日的一部反华反人类反艺术的“小说”，姜贵的《旋风》则是典型的反共小说！内地去的评委也容忍《黄祸》和《旋风》被评选进了“百强”，难道不应该批评？那位撰写挖苦讽刺恶意攻击文章的作者就不说了，发表这篇文章的《中华读书报》也许没有想到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会让谁兴高采烈！与此对比，同时或者先后发表了《质疑“小说百强”》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自由谈》和其他几家报刊，则没有跟着那位作者和《中华读书报》跑。至于我们，却丝毫也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放弃自己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这使我们想到，真正的卓有建树的大学者，面对别人的“质疑”，乃至批评，那学者的高尚风范足以为后世高山仰止，颂扬和传承。比如，王力先生，我们的《〈中国语言学史〉读后》是专挑先生《中国语言学史》一书的毛病的，参与编写《汉语发展史》也是以先生的《汉语史稿》为竞争对手的，可是，1961年夏天，当庆瑞留校做研究生的时候，又是先生主动提出要担任庆瑞的指导教师，还和袁家骅先生相互争执不下。最后是系里出面协调，王力先生才算作罢。还有庆瑞的导师袁家骅，那是我国方言学的绝对权威，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和罗常培先生共同担任了后来的学术权威李荣先生的指导教师。等到庆瑞要通过开题写作论文前的资格考试的时候，袁先生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无法安排口试而改为笔试。庆瑞的笔试卷面上，就方言形成的诸多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阐释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对袁先生的学术见解多有“质疑”。结果，先生约请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一起阅卷，给了庆瑞一个满分，即“5分”的最高分，外加一个上佳的综合评语，除了充分肯定庆瑞的独立思考 and 学术创新的精神与理论研究的结论，对其学风，则盛赞为“足见用功之勤，用心之细”。

以我们长辈学者为师，如同庆瑞在他的《名师寄语》里写到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无论专科、本科、硕士还是博士生，在

汲取前人积累的知识的时候，都要有可贵的学术理想主义和“质疑”的胆识与魄力……

其三，是保持做好普及文学史知识的热情。

在这套《文集》里，《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中国现代话剧文学50家札记》，还有三卷《林园散论》中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专栏短文三篇，《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补充教材》，语言文学自修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讲稿，《语文学学习讲座》部分讲座稿，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稿《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新诗话”——《一个蝴蝶怕孤单》，《文坛纷争话春秋》专栏，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达夫往事》3篇，《志摩轶事》18篇，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大陆文艺窗》专栏，《大陆文坛传真》专栏，《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心随山水》文选“点评”，《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 第一卷》部分篇章鉴赏，《新文学鉴赏文库·散文卷》部分篇章鉴赏，《中外小说大辞典》巴金小说部分篇目释文，《中外名诗赏析大典》名诗10首赏析，等等，都是普及文学史知识的篇章。其中，无论是教材，还是赏析文字，我们都是特别重视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些文字全都倾向于普及，全都奉献给“下里巴人”。我们在这部《文集》的《林园散论》三卷的《题记》里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去重复，只想引用一小段文字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是：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这也是学术？当然是！一部古今中外学术史已经充分证明，视雕虫为小技而不为者，不足为训！何况，这一类的文字，除了形象生动，也同样还包孕着学术研究的创新见解，体现着学者的独特著述风范。可以问心无愧的是，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其四，是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决不文过饰非。

由于客观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当时的呈现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更由于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其中包括时代的、历史的、个人的以至于认识的局限性，在一些著作和文章里，我们的描述、阐释和定论，并不正确，并不科学。比如，庆瑞的《鲁迅评传》，第69

段《为成立“左联”举行奠基礼》，说到“鲁迅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士团结战斗，痛斥了‘新月派’的谬论”时，有这样一些话：

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这是一个反动的文学和政治派别，在1923年纠集起来时是一个诗社，取名于印度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当时，中心人物中还有一个陈西滢。它的阶级实质、反动活动都和现代评论社相同，骨干分子也相通，都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代表者。

.....

大革命失败以后，“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取同一歩调，一起改换门庭，从依附北洋军阀的走狗摇身一变而为蒋介石的文化奴才，投靠国民党新军阀，充当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御用工具。.....

1928年3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刊。《新月》的出笼，背景之一，就是全面展开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引起了新月派一伙极大的恐慌。所以，从呱呱落地那一天起，《新月》就带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血污了。

在《新月》创刊号上，主编徐志摩抛出了发刊词《〈新月〉的态度》。梁实秋炮制了《文学的纪律》。其中，《〈新月〉的态度》是一篇作为宗旨、宣言和纲领的大毒草。他们露骨地提出，在这“混乱的年头”，要维护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健康”和“尊严”，要强调文学的“纪律”与“秩序”。就在蒋介石上台就任“主席”的闹剧开场前夕，这样公开出谋划策，分明是向蒋介石进献卖身投靠的见面礼！

这样的描述和阐释显然简单化了，也不实事求是、不正确、不科学了。当时的文学阵营组成相当复杂，文学家们的情况也相当复杂，诸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其人，诸如《新月》、《现代评论》其刊，《〈新月〉的态度》、《文学的纪律》其文，都是十分复杂的文学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大帽子或者一个简单的“大毒草”的判决所能说明的。

这样的问题，在《鲁迅评传》的其他段落里，乃至这套《文集》

的其他著作中，也都还有。现在回头审视，我们会为当年的幼稚而感到羞愧，也能够对当年难以逃脱种种局限而陷于这样的幼稚表示理解，除了哑然一笑，就只有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了。我们不想文过饰非，我们要尊重历史，保存原来的面貌而不做任何修改。

今年，这部《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年过古稀了。回首往事，面对这部《文集》，与其说是沉浸在某种“成就感”之中，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幸福感让我们感到极大的欣慰。早些日子，我们的大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儿子、儿媳、孙子和孙女，利用暑假，都从美国回来，和小女儿、女婿一起，在京城一处酒家提前为他们的“老爸”或者爷爷、外公祝寿。席间，酒酣耳热之际，孩子们要他说几句话。庆瑞就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这一辈子的成绩，就是“3+2”！就是说，三个子女三个小家庭再加两套书。当然，还有我们满天下的难以数计的芬芳桃李。其实，这里面的深意，大家都明白，就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着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我们都会背诵那有关人的生命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虽然，我们没有保尔的人生那样灿烂辉煌，但是，等到将来有一天不得不辞别这美好的世界的时候，回首往事，可以告慰于后人的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碌碌无为，所以，不悔恨，也不羞愧，因为，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中度过的，也是过得有意义的。

未来，还有不短的岁月光阴留给我们继续写作。

我们不会辜负这宝贵的岁月光阴。

尽管年华有如逝水，我们仍将一如既往，生命不息，劳作不止，笔耕不辍，唯愿有那新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这美好的世界，奉献给我们深爱的真诚而又善良的人们！

这样的自信，源于我们对人的生命的理解。

在《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2辑的《前言》里，庆瑞写下了这样的理解：